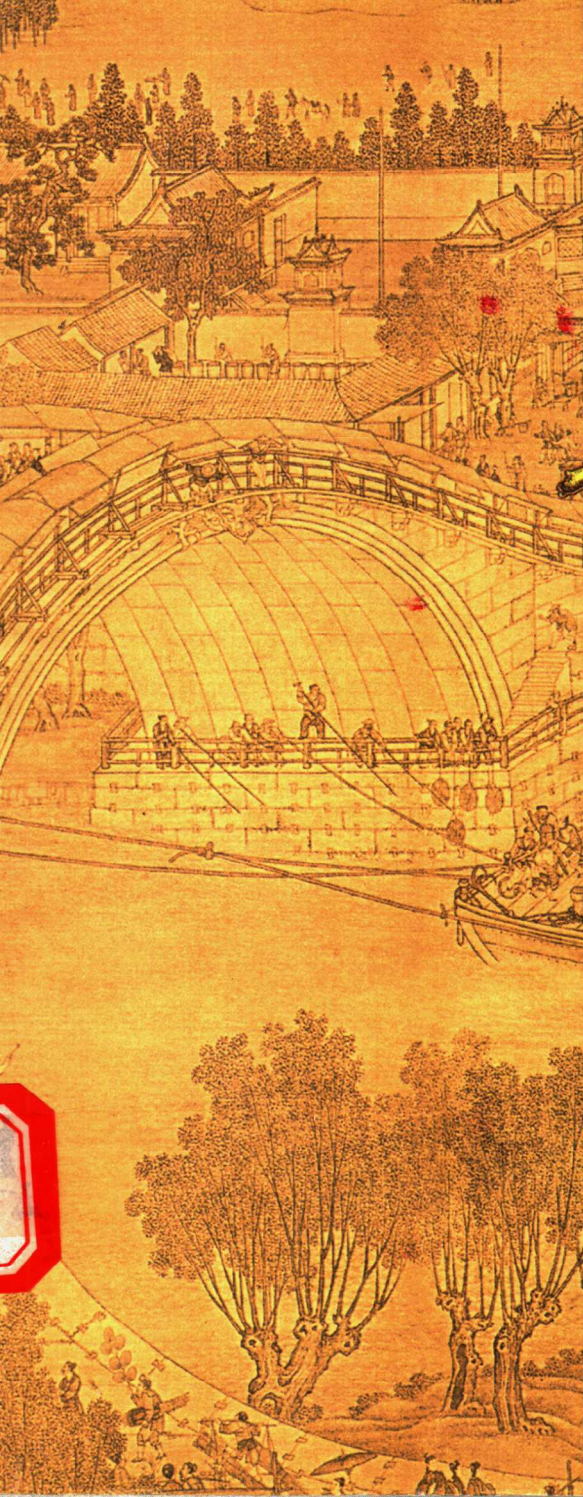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名家藏書



名家藏书



主编 郑福田 王槐茂 杨飞云

第十六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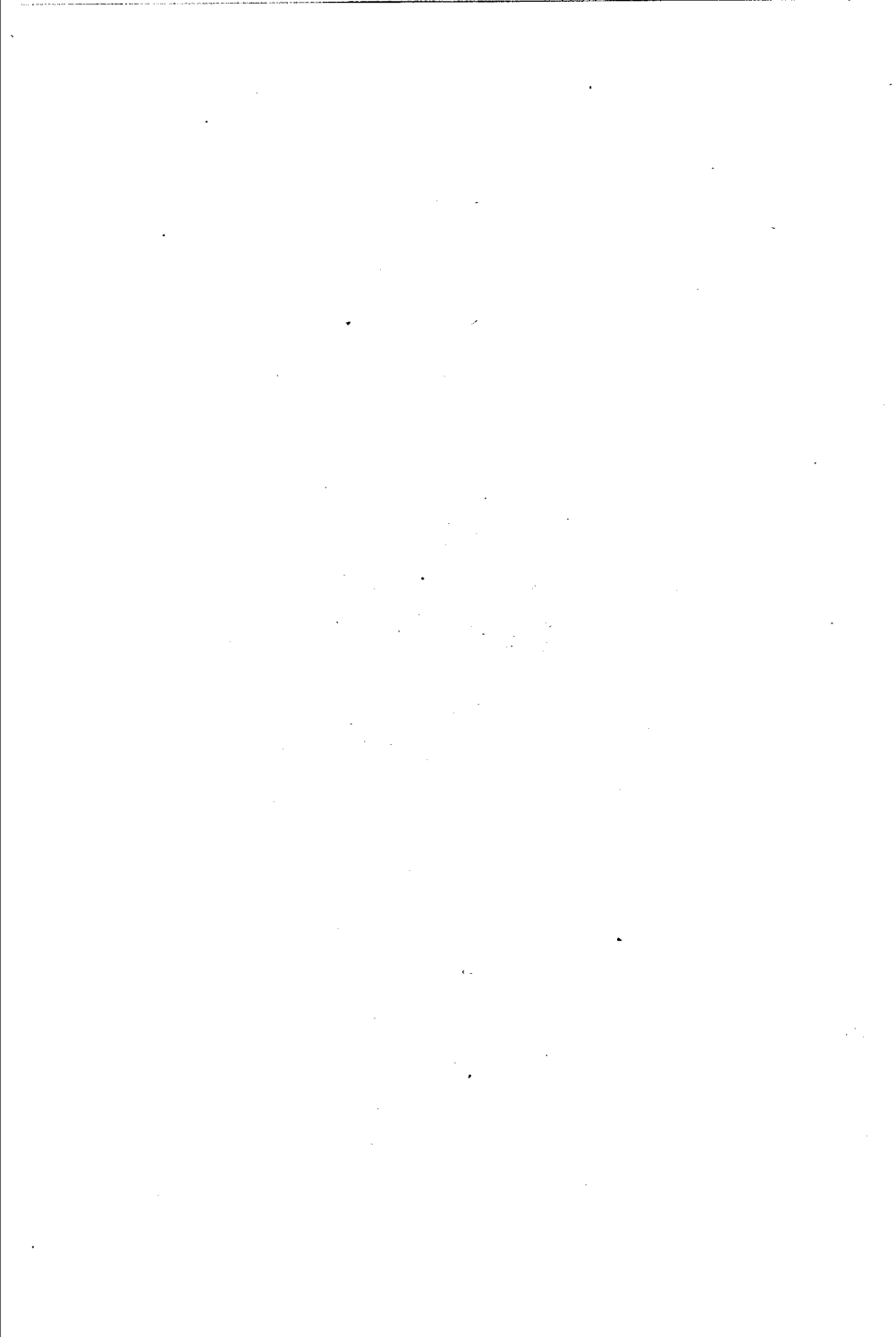
《四书章句集注》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四
书
章
句
集
注

宋·朱熹
注疏



四书章句集注

——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一部大书；传世八百载，牢笼近千年国人思想，决定数百载历史进程；进入温柔乡、富贵乡、白云乡的第一块“敲门砖”；非四书无以科举，非科举无以入仕，非入仕无以安天下致太平

论语孟子，大学中庸
四书汇一，章句严精
藉此阶梯，修齐治平
垂八百载，位望尊隆

【宋】朱熹注疏

【版本源流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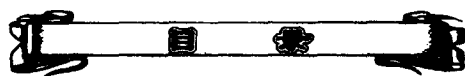
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共二十八卷。其中：《论语集注》十一卷、《孟子集注》十五卷、《大学章句》一卷、《中庸章句》一卷。

朱熹字元晦，后改仲晦，号晦庵，别号紫阳，南宋大儒，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理学集大成者，徽州婺源（今江西婺源县）人，世称考亭先生。朱熹倾毕生精力注《四书》，前后共用四十余年。朱熹去世后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，被誉为“六经之阶梯”，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科举考试命题和答卷的标准，是当时读书人奉为至宝的官方教科书。本书据宋嘉定十年（1217）当涂郡斋刻本刊行。原书二十六册，正文八行十五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

原书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

〔清〕陆心源皕宋楼旧藏。





目 录

大 学	(7)
大学章句序	(7)
大学章句大，旧音泰，今读如字	(9)
中 庸	(20)
中庸章句序	(20)
中庸中者，不偏不倚、无过不及之名。庸，平常也 ...	(22)
论 语	(47)
论语序说	(47)
论语卷之一	(50)
论语卷之二	(65)
论语卷之三	(81)
论语卷之四	(101)
论语卷之五	(119)
论语卷之六	(135)
论语卷之七	(154)
论语卷之八	(176)
论语卷之九	(191)
论语卷之十	(205)
孟 子	(214)
孟子序说	(214)
孟子卷之一	(218)
孟子卷之二	(244)
孟子卷之三	(269)
孟子卷之四	(293)





孟子卷之五	(321)
孟子卷之六	(344)
孟子卷之七	(368)





大学

朱熹章句

大学章句序

大学之书，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。

盖自天降生民，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。然其气质之禀，或不能齐，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。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，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，使之治而教之，以复其性。此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所以继天立极，而司徒之职、典乐之官所由设也。

三代之隆，其法寔备。然后王宫、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。人生八岁，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，而教之以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，礼乐、射御、书数之文。及其十有五年，则自天子之元子、众子，以至公、卿、大夫、元士之適子，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，而教之以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。此又学校之教、大小之节所以分也。

夫以学校之设，其广如此。教之之术，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。而其所以为教，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，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，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。其学焉者，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，职分之所当为，而各俯焉以尽其力。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，俗美于下，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。

及周之衰，贤圣之君不作，学校之政不修，教化陵夷，风俗颓败，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，于是独取



先王之法，诵而传之，以诏后世。若《曲礼》、《少仪》、《内则》、《弟子职》诸篇，固小学之支流馀裔。而此篇者，则因小学之成功，以著大学之明法，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，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。三千之徒，盖莫不闻其说，而曾氏之传，独得其宗。于是作为传义，以发其意。及孟子没，而其传泯焉。则其书虽存，而知者鲜矣。

自是以来，俗儒记诵词章之习，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；异端虚无寂灭之教，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。其他权谋术数，一切以就功名之说，与夫百家众技之流，所以惑世诬民，充塞仁义者，又纷然杂出乎其间，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，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，晦盲否塞，反覆沈痼，以及五季之衰，而坏乱极矣。

天运循环，无往不复。宋德隆盛，治教休明。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，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。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，既又为之次其简编，发其归趣，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，圣经贤传之指，粲然复明于世。虽以熹之不敏，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。

顾其为书，犹颇放失。是以忘其固陋，采而辑之。间亦窃附己意，补其阙略，以俟后之君子。极知僭逾，无所逃罪；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，学者修己治人之方，则未必无小补云。

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。

大学章句

大，旧音泰，今读如字。

子程子曰：“《大学》，孔氏之遗书，而初学入德之门也。”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，独赖此篇之存，而《论》、《孟》次之。学者必由是而学焉，则庶乎其不差矣。

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程子曰：“亲，当作新。”○大学者，大人之学也。明，明之也。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，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。但为气禀所拘，人欲所蔽，则有时而昏。然其本体之明，则有未尝息者。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，以复其初也。新者，革其旧之谓也。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当推以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。止者，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；至善，则事理当然之极也。言明明德、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，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。此三者，大学之纲领也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后，与後同。后放此。○止者，所当止之地，即至善之所在也，知之则志有定向。静，谓心不妄动。安，谓所处而安。虑，谓处事精详。得，谓得其所止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“明德”为本，新民为末；知止为始，能得为终。本、始，所先；末、终，所后。此结上文两节之意。

9
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治，平声。后放此。○明明德于天下者，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。心者，身之所主也。诚，实也；意者，心之所发也。实其心之所发，欲其必自谦而无自欺也。致，推极也；知，犹识也。推

名家藏书

极吾之知识，欲其所知无不尽也。格，至也；物，犹事也。穷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极处无不到也。此八者，大学之条目也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治，去声。后放此。○物格者，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。知至者，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。知既尽，则意可得而实矣，意既实，则心可得而正矣。“修身”以上，明明德之事也。“齐家”以下，新民之事也。物格知至，则知所止矣。“意诚”以下，则皆得所止之序也。

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壹是，一切也。“正心”以上，皆所以修身也。“齐家”以下，则举此而错之耳。

其本乱而末治者，否矣；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本，谓身也。所厚，谓家也。此两节，结上文两节之意。

右经一章，盖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凡二百五字。其传十章，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。旧本颇有错简，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，别为序次如左。凡千五百四十六字。○凡传文，杂引经传，若无统纪；然文理接续，血脉贯通，深浅始终，至为精密。熟读详味，久当见之，今不尽释也。

《康诰》曰：“克明德。”康诰。《周书》。克，能也。《大甲》曰：“顾谟天之明命。”大，读作泰。谟，古是字。○大甲，《尚书》。顾，谓常目在之也。谟，犹此也，或曰审也。天之明命，即天之所以与我，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。常目在之，则无时不明矣。《帝典》曰：“克明峻德。”峻，《书》作俊。○帝典，《尧典》，《虞书》。峻，大也。皆自明也。结所引书，皆言自明己德之意。

右传之首章，释明明德。此通下三章至“止于信”，旧本误在“没世不忘”之下。

汤之《盘铭》曰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盘，沐浴之

盘也。铭，名其器以自警之辞也。苟，诚也。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，如沐浴其身以去垢。故铭其盘，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，则当因其已新者，而日日新之，又日新之，不可略有间断也。《康诰》曰：“作新民。”鼓之舞之之谓作，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。《诗》曰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诗，《大雅·文王》之篇。言周国虽旧，至于文王，能新其德以及于民，而始受天命也。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自新、新民，皆欲止于至善也。

右传之二章，释新民。

《诗》云：“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”诗，《商颂·玄鸟》之篇。邦畿，王者之都也。止，居也，言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。

《诗》云：“缙蛮黄鸟，止于丘隅。”子曰：“于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！”缙，《诗》作绵。○诗，《小雅·缙蛮》之篇。缙蛮，鸟声。丘隅，岑蔚之处。“子曰”以下，孔子说《诗》之辞。言人当知所当止之处也。

《诗》云：“穆穆文王，于缉熙敬止。”为人君，止于仁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于缉之“于”，音乌。○诗，《文王》之篇。穆穆，深远之意。于，叹美辞。缉，继续也。熙，光明也。敬止，言其无不敬而安所止也。引此而言圣人之止，无非至善。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。学者于此，究其精微之蕴，而又推类以尽其余，则于天下之事，皆有以知其所止而无疑矣。

《诗》云：“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侔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谿兮。”如切如磋者，道学也。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瑟兮侔兮者，恂栗也。赫兮喧兮者，威仪也。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谿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澳，于六反。萋，《诗》作绿。猗，叶韵，音阿。

側，下版反。宣，《詩》作暄。諠，《詩》作諠，并況晚反。恂，鄭氏讀作峻。○詩，《衛風·淇澳》之篇。淇，水名。澳，隈也。猗猗，美盛貌。興也。斐，文貌。切以刀鋸，琢以椎鑿，皆截物使成形質也。磋以鑄錫，磨以沙石，皆治物使其滑澤也。治骨角者，既切而復磋之；治玉石者，既琢而復磨之：皆言其治之有緒，而益致其精也。瑟，严密之貌。側，武毅之貌。赫喧，宣著盛大之貌。諠，忘也。道，言也。學，謂講習討論之事。自修者，省察克治之功。恂栗，戰懼也。威，可畏也。儀，可象也。引《詩》而釋之，以明“明明德”者之止于至善。“道學”、“自修”，言其所以得之之由。“恂栗”、“威儀”，言其德容表里之盛。卒乃指其實而嘆美之也。

《詩》云：“于戏前王不忘。”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此以沒世不忘也。于戏，音嗚呼。樂，音洛。○詩，《周頌·烈文》之篇。于戏，嘆辭。前王，謂文、武也。君子，謂其後賢後王。小人，謂後民也。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，止于至善，能使天下後世无一物不得其所，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，愈久而不忘也。此兩節咏嘆淫佚，其味深長，當熟玩之。

右傳之三章，釋止于至善。此章內自引《淇澳》詩以下，旧本誤在誠意章下。

子曰：“听訟，吾猶人也，必也使无訟乎！”无情者不得尽其辭，大畏民志，此謂知本。猶人，不异于人也。情，實也。引夫子之言，而言聖人能使无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。蓋我之明德既明，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，故訟不待听而自无也。觀于此言，可以知本末之先后矣。

右傳之四章，釋本末。此章旧本誤在“止于信”下。

此謂知本，程子曰：“衍文也。”此謂知之至也。此句之上，

别有阙文，此特其结语耳。

右传之五章，盖释格物致知之义，而今亡矣。此章旧本通下章，误在经文之下。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，曰：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，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，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《大学》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此谓物格，此谓知之至也。”

所谓诚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。此之谓自谦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恶、好上字，皆去声。谦，读为慊，苦劫反。○诚其意者，自修之首也。毋者，禁止之辞。自欺云者，知为善以去恶，而心之所发，有未实也。谦，快也，足也。独者，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地也。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，则当实用其力，而禁止其自欺。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，好善则如好好色，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，以自快足于己，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。然其实与不实，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者，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。

小人闲居，为不善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。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？此谓诚于中，形于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闲，音闲。厌，郑氏读为僇。○闲居，独处也。厌然，消沮闭藏之貌。此言小人阴为不善，而阳欲揜之。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，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。然欲揜其恶而卒不可揜，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，则亦何益之有哉？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，而必谨其独也。曾子曰：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严乎！”引此以明上文之意。言虽幽独之中，而其善恶之不可揜如此。可畏之甚也。

富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，故君子必诚其意。胖，步丹反。○胖，安舒也，言富则能润屋矣，德则能润身矣，故心无怵作，则广大宽平，而体常舒泰，德之润身者然也。盖善之实于中而形于外者如此，故又言此以结之。

右传之六章，释诚意。经曰：“欲诚其意，先致其知。”又曰：“知至而后意诚。”盖心体之明，有所未尽，则其所发，必不能实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。然或已明而不谨乎此，则其所明又非己有，而无以为进德之基。故此章之指，必承上章而通考之，然后有以见其用力之始终，其序不可乱而功不可阙如此云。

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：身有所忿懣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。程子曰：“身有之身当作心。”忿，弗粉反。懣，敕值反。好、乐，并去声。○忿懣，怒也。盖是四者，皆心之用，而人不能无者。然一有之而不能察，则欲动情胜，而其用之所行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心有不存，则无以检其身，是以君子必察乎此，而敬以直之，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。

此谓修身在正其心。

右传之七章，释正心修身。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。盖意诚则真无恶而实有善矣，所以能存是心以检其身。然或但知诚意，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，则又无以直内而修身也。○自此以下，并以旧文为正。

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：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，之其所贱恶而辟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鲜矣。辟，读为僻。恶而之恶、敖、好，并去声。鲜，上声。○人，谓众人。之犹于

也。辟，犹偏也。五者，在人本有当然之则，然常人之情，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，则必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。

故谚有之曰：“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知其苗之硕。”谚，音彦。硕，叶韵，时若反。○谚，俗语也。溺爱者不明，贪得者无厌，是则偏之为害，而家之所以不齐也。

此谓身不修，不可以齐其家。

右传之八章，释修身齐家。

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：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，无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于国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弟者，所以事长也；慈者，所以使众也。弟，去声。长，上声。○身修则家可教矣。孝、弟、慈，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。然而国之所以事君、事长、使众之道，不外乎此。此所以家齐于上，而教成于下也。

《康诰》曰：“如保赤子。”心诚求之，虽不中，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中，去声。○此引《书》而释之。又明立教之本，不假强为，在识其端而推广之耳。

一家仁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戾，一国作乱。其机如此。此谓一言僨事，一人定国。僨，音奋。○一人，谓君也。机，发动所由也。僨，覆败也。此言教成于国之效。

尧、舜帅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；桀、纣帅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好，去声。○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国而言。有善于己，然后可以责人之善；无恶于己，然后可以正人之恶。皆推己以及人，所谓恕也。不如是，则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矣。喻，晓也。

故治国在齐其家。通结上文。

《诗》云：“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”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夭，平声。蓁，音臻。○诗，《周